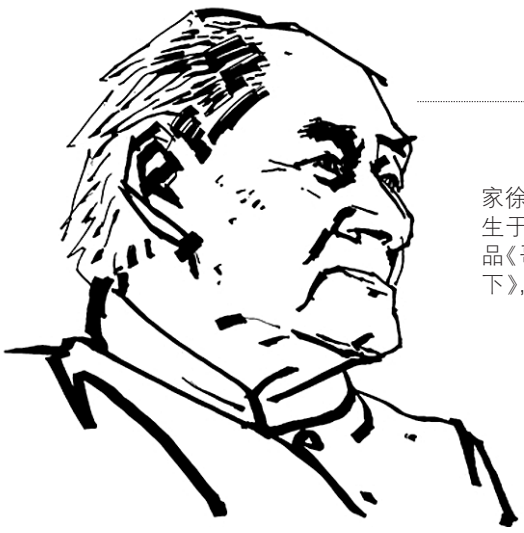
青未了
随笔
思想光华 文字魅力
齐鲁晚报
星期三
2014.10.29
B05-B08



今年，是著名诗人、翻译家、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的百年诞辰。1914年10月15日，徐迟出生于浙江小镇南浔。其代表作有报告文学作品《哥德巴赫猜想》、《地质之光》、《祁连山下》，翻译作品《瓦尔登湖》等。

【名家剪影】

忆徐迟

□谢冕

我认识徐迟是在北大上学时，我是大三的普通学生，他是全国诗歌第一刊的副主编，而且是大诗人，他跑到北大学生宿舍找我。那是冬天，很厚的呢子大衣，进屋时呵着寒气。他受《诗刊》主编臧克家先生之托，要我联合几位同学集体写一本中国新诗史。1958年，那时国内还没有一本这样的书。当时全国上下敢想敢干，《诗刊》也好，我们也好，都是充满了“大跃进”的情结，“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”。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，我们终于写出了后来叫做“新诗发展概况”的书稿。此书记载了我们的幼稚和鲁莽，但更记载了徐迟对我们的信任和爱心——他成为我们几个人后来学术的启蒙人，他引领我们走上诗歌、文学研究的道路。

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，因为时局的原因，我们无一例外地被驱使着做各种各样与专业无关的事。那时刚毕业的我被下放京西斋堂，徐迟他们也是漂泊无定。《诗刊》停刊了，我们无法见面，就靠通信往来。那时我在百花山下，虽然孤寂沉闷，但那里的青山秀水和四季花时倒可聊慰寂寞。我在给徐迟的信中经常写些此地风光。在我，是借以忘却内心的落寞，不想因此引发了诗人的文思；在他，也许客观上因此释放了禁锢年代久违了的诗情。徐迟给我的回信中经常离开我们的话题，发挥着他美文的擅长。记得清楚的有一次，他在恣意抒情之后特别在括弧中写下：“这段文字若单独发表便是极美的散文”（大意）。

在“革命”的年代，始终穿西装的人很少，徐迟先生是一个例外。他平时总是西装革履，正式场合打领带，一派西化的装束。徐迟美丰仪，是极有风度的。他那时担任《诗刊》副主编，经常“被下乡”，记得“大跃进”时还到过怀来的南水泉，写过诗，也写过文。我不知道在乡下他会穿什么衣服。徐迟精通英文，但他是无师自通，是“自学成才”。他告诉我，英文是靠读字典读出来的。他还告诉我，他曾在燕京大学“蹭”过课，在冰心先生的课堂，那时冰心上的是写作课。冰心还布置了作业，徐迟说，他编了一期文学副刊，得到冰心的表扬。

徐迟（右）和陈景润

不知是在燕大，还是在什么地方，他认识了金克木，他们成了好友。那时金先生未婚，徐迟告诉金克木，他家乡浙江南浔出美女，何不到南浔找个妻子？一个假期，他们果然携手游了南浔。我认识金先生，但无缘拜识金师母，也不好意思向金先生求证师母到底是哪里人。徐迟的夫人陈松先生，我在武汉见过。温文娟秀，是典型的江南女子。那日拜望徐迟，他夫人亲手调制了江南甜点款待我。徐迟在武汉的家我只去过一次，是他离开《诗刊》之后的事。

但在北京，我先后住过的蔚秀园和畅春园的家，却是他经常到的。每次到京，他总住在交道口伍修权的府邸。伍修权的夫人是徐迟的姐姐，这位当年的总参谋长是他的姐夫。每次徐迟在交道口住下后，就会屈驾到寒舍来。有时有事，有时无事。我敢说，那时在北京，我的家是徐迟来得最多的地方。前些日子见到周明，他告诉我，徐迟写蔡希陶的长篇报告文学《生命之树常绿》，是在我家定下的篇名。

每次来北大，徐迟都是自己挤公共汽车。那时北京没有出租车（即使有，一般人也坐不起），来过北京的人都知道，从交道口到北大，是一条非常漫长而艰难的“长途”。但徐迟每次都是挤公共汽车来。他很得意地说，我是在武汉锻炼过的，我还怕挤车吗？他来了之后，素琰总是一碗阳春面款待他。这碗阳春面他吃得香。以后每次来，他总向素琰讨阳春面吃。尽管那时我们还不至于请不起吃别的，但他最爱的还是这碗阳春面。

“文革”结束之后，徐迟迸发了创作的激情，除了诗和散文，他还写文艺短论，这些诗文也都专注于为社会和文艺的现代化吁呼。他对于我那时的诗歌主张是赞同的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“文革”结束，他一直关心着我的诗歌活动。我在诗歌的现代精神的提倡方面一直得到他的热情肯定与支持。徐迟是杨炼的舅姥爷，就是说，杨炼的奶奶是徐迟的大姐，那时杨炼已开始写诗，徐迟让杨炼送作品给我看。这样，杨炼成为我比较早认识的朦胧诗人。与此同时，他以充沛的热情开始了报告文学的写作，一篇《哥德巴赫猜想》使他享誉文坛。他在他人看来枯燥的天书般的数学方程中发现并注入了诗意和想象。这里是他阅读陈景润“猜想”的方程式后发出的感叹：

“何等动人的一页又一页篇页！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。这些是空谷幽兰、高寒杜鹃、老林中的人参、冰山上的雪莲、绝顶上的灵芝、抽象思维的牡丹。这些数学的公式也是一种世界语言。学会这种语言就懂得它了。这里面贯穿着最严密的逻辑和自然辩证法。它是在太阳系、银河系、河外系和宇宙的秘密，原子、电子、粒子、层子的奥妙中产生的。”（《哥德巴赫猜想》）

其实，在“文革”前，他在“虚构”的长篇报告文学《祁连山下》中，已经用激情的想象把诗歌引进了叙述作品。徐迟为了书写的自由空间，在《祁连山下》中有意隐去了原型常书鸿的姓名。我们从这篇充满诗情的文字中，不仅读到了历史、时代，还有绘画、音乐和地质，而且读到了诗。画家的抱负、爱情，他的献身艺术的精神成为他的抒情的主题。

在中国作家中，徐迟是富有自然科学知识的学者型的作家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呼唤中国的现代化，其中包括了他的科学精神和环境保护意识。他写了数学家陈景润之后，接着写植物学家蔡希陶，就是出于这种对绿色的关怀。为了采访蔡希陶，周明陪他到过西双版纳。蔡希陶的热带植物园在勐腊县的葫芦岛上，罗梭江拥抱着那块绿翡翠般的岛屿。从勐仑镇再往前走，不用几公里便是老挝了。徐迟那时有惊人的精力，他为了采访那些科学家，再远再难都拦不住他的脚步。他把诗歌的灵感和想象力融汇于自然科学的王国中。在伟大的新的文艺复兴中，他想的不光是文艺的再生，而是以科学精神荡涤现代迷信。他想得比别人更远、更前卫。

徐迟先生出身名门，他的三位姐姐都是江南名媛。徐迟告诉我，他要以三位姐姐的故事写一部长篇。因为我们久不联系，不知这计划是否完成了。但他的学习电脑我是知道的，他八十岁开始用电脑写作，在他那一辈作家中他也是开风气之先的。人们告诉我，学会电脑之后，他自己动手录入他的全部作品。我为他高兴。本来就有些耳背的他，此时听力已严重下降。人们还告诉我，由于听力下降，他已久不会见客人，每天只是闭门以电脑写作。我十分怀念他，但我也不忍心打扰他。我只是在心中记挂着他。不论生活发生了什么，不论他在何方，在我的心目中，他是永远现代的、永远年轻的，他是永远充满活力的一棵常青树。

（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）

悦读·分享

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“青未了”。

【窥海斋】

看报的日本人和不看报的村上

□林少华

看报的人似乎越来越少。是否全国普遍如此自不敢说，但在我所住的校园生活小区周围，这么说是不会错的。喏，只看学校后门那个报摊就知道了。以本地据说发行量最大的某报为例，始而一百多份，继而七八十份，再而三四十份，如今降到了一二十份。以小说创作打比方，由长篇小说而中篇小说而短篇小说而超短篇小说。以土地面积比之，始而一垧地，继而一亩地，再而一分地，如今只剩几垄黄瓜豆角了。

卖报的老者姓刘，以前在东北农村生产队当过队长，我叫他“刘队长”。他戏称我为“领导”。有时他低头整理书报摊而没及时瞧见我从校园出来，立马自我批评“目无领导”。偶尔我早上爬山回来采一束花，他则批评我：“领导怎么老采野花呢？小心双规！”上面的数字便是这位刘队长亲口告诉我的。其实他不说我也看在眼里——若非一早有课，每天必定从他手里买得一份报纸。别人看不看报我管不着，反正我是看的。我敢担保，假如刘队长某日只卖一份报纸了，买那份报纸的肯定是我。

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看报了呢？答案很简单：十有八九看手机了，看手机取代了看报。反过来说，我所以看报，是因为我不常看手机。那么，世界上有没有既看手机又看报的呢？有。作为个体就不说了，毕竟作为个体无所不有，这里只说整体。比如作为整体的日本人或由日本人构成的整体。手机在日本当然也很普及，超市里甚至白给。然而日本人仍喜欢看报。据日本新闻协会2012年统计，平均0.88户订一份报纸，即十户人家差不多九户订报。报纸种类近十年来几无变化。就发行量而言，日本报纸在世界十大报纸排名榜上占了一半，其中《读卖新闻》以1000万份发行量名列第一。尤其耐人寻味的是，即使北海道的荒郊僻野，那里的阿公阿婆看的也大多是东京发行的全国性大报，而非地方晚报之类。有关调查显示，92%的日本人认为报纸是最值得信赖的媒体。

不过，日本国民中也有不看报者。例如名满天下的村上春树。他就不看报，死活不看，给也不看。空口无凭，有书为证。此君在《村上朝日堂是如何锻造的》那本随笔集里不打自招：“十年来没订报纸，回想起来也没什么特别不便。”随即开始诉苦，说他刚写小说那阵子，曾被登门劝订报纸的人死缠活磨苦不堪言。“我这人不看报，所以不订报，不需要的。”村上对来人解释说。因为不看报所以不订报——因果关系简洁而有说服力，简直可以选为小学生造句范例。可是效果并不理想，对方并非等闲之辈，不肯轻易休兵。村上当然也不是等闲之辈，抓耳挠腮冥思苦想，最后决定这样拒绝：“因为不认识汉字所以不需要报纸。”因果关系比上一个更有说服力。是啊，汉字占了日本报纸多半篇幅，不认识汉字（“真名”）只认识字母（“假名”），看报根本看不出名堂。如此决定之后，村上开始对着镜子练习。练到自信满满之后，开始实施。“这招见效，立竿见影。哪家报纸的劝订员都瞠目结舌，只此一发便统统让他们落荒而逃。”他甚至为此受到太太村上阳子心悦诚服的夸奖：“从你口中说出，还真有说服力。”

没想到，这招也有失灵的时候。某日一位老婆婆登门劝他订阅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《赤旗》。村上照例说因为不认识汉字所以不需要报纸。“岂料对方毫不妥协，笑眯眯地说：‘跟你说，这赤旗还有漫画什么的。就算汉字不认得，漫画总认得吧？’语声甚是和蔼可亲。”《赤旗》最后订没订不得而知，但村上在老婆婆的教育下从此“改邪归正”——拒绝订报时再不以不认识汉字为台词了，“因为觉得撒那样的谎毕竟不好。”

说来也巧，正当我在日本东京郊外翻译村上这本随笔集翻译到这里的时候，忽闻门铃“叮咚”一声，开门一看，一位看不出是中年还是老年的日本男人以极为谦卑的笑脸劝我订报，还一再深深鞠躬说：“拜托了！”我刚想如法炮制，用日语照说“因为不认识汉字所以不需要报纸”，忽然觉察原来自己是从汉字老家来的中国人且是中国人中的汉族人，总不好说不认识汉字吧？只好乖乖订报。按理，我或许该订日本共产党的《赤旗》才是，可惜那位日共老婆婆没找上门。

说回村上。村上在中国的粉丝很多。作为粉丝，别的倒也罢了，可不看报不订报这点千万别学村上。人家不看报也成了大作家，但“因为不看报所以成了大作家”这个因果关系断难成立。也就是说，你再不看报怕也成不了大作家。所以还是时不时看报为好，别时时看手机。

（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、中国海洋大学教授）

出品：副刊编辑中心　编辑：孔昕
设计：壹纸工作室　牛长婧